

S 015493

對言
照文

論

語



石景宜先生贈書

年 月 日

廣益書局印行

紹興王緇塵講述（言文對照）

論語



S9004098

香港廣益書局出版

22.22
382



對照 論語

全書一冊 定價港幣五元

編輯者：廣益書局編輯部

出版者：廣益書局

發行者：廣益書局

經售處：各大書局

承印者：信印刷公司

香港筲箕灣東大街
庫恩工業大廈七樓

版權不
所翻准
有印

香港北角堡壘街六九號四樓

論語讀本目次

學而第一	一
爲政第二	一四
八佾第三	三三
里仁第四	五二
公冶長第五	六五
雍也第六	八七
述而第七	一〇六
泰伯第八	一三二
子罕第九	一四八
鄉黨第十	一七〇
先進第十一	一八七
顏淵第十二	二一〇
子路第十三	二三二
憲問第十四	二五四
衛靈公第十五	二八三

季氏第十六	三〇五
陽貨第十七	三一九
微子第十八	三三九
子張第十九	三五〇
堯日第二十	三六六

論語讀本

紹興王緇塵講述
鎮海董文枝訂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說）但今細察內容，其中有一部分當爲七十子之門人所記。按孔子爲我民族之第一人，而孔子言行，皆載於論語，故論語者，凡我民族不可不讀之書也。

學而第一

古人之書，皆先有文而後加題目。有題目，則使人容易呼稱，且便於尋檢。本篇第一章，爲「子曰學而時習之」，故以「學而」二字，作爲本篇的題目。「第一」者，第一篇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說今作悅。樂是歡樂之樂。愠音運。

按論語一書，立於學官者，宋以前爲十三經注疏本。何晏集解、邢昺疏、宋以後，通行朱子集注。此章集解採「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按此云馬謂馬融，王謂王肅也。「子」指孔子，意義本明白。惟王曰：「以時誦習」，則如後世之讀書一般，然讀書，在孔子時，稱爲文學，如言「文學，子游、子夏」是也。且孔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文學在孔門爲末業。此章所訓之「學」，意義甚爲重大，似不僅以文學爲訓也。朱子集注則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按朱子此解，其義甚精，然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此所說的「爲」，自然是指先覺的行爲。先覺的行爲，如何能「時時習之」呢？再四思索，知「習」之與「學」

既連爲一句，則其所學，必有時時可以練習之處，決無疑義。後來細察論語全編，所訓的學，皆是學做人。及參以禮記，更知學禮者，就是學做人。故文王世子篇曰：『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蓋君臣父子，皆有應行之禮。學此禮，就是學做人。人類雖衆，總不出君臣父子四項。此四項之禮學成，就是做人的道理學成。因爲學禮，所以時時可習也。心中存此假設，既已有年。及讀史記孔子世家，則與此說，正相符合。按孔子世家云：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誠其子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我於綱領中，說明孔子所說之學，是『學做人』也。卽是『學禮』。今以史記此節，證『學而時習之』一語，更明白此節所說之『學』卽是『學禮』。再證以孔子自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與史記所述的年紀，正相符合。可見『學而時習之』者，『學』是學禮，『習』者，卽是『常陳俎豆，設禮容』。時時練習之也。禮，是講究如何立，如何行，如何動止，很瑣碎的。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難以記憶，可以想見。故必須時時演習，始不至錯誤。孔子因爲兒嬉戲時，已喜歡這種儀式，所以『常陳俎豆，設禮容』以練習之，到後來練習純熟，行立動止，皆能出於自然，於是歡悅異常，故其對人，亦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記孔子自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卽孔子十五歲時，已有志於學禮。到十七歲時，孔子好禮之名，已聞於孟釐子。更加這時候，正在周衰禮廢之際，只有少數的老年人，還知重禮。至一般後起少年，已是見禮討厭。乃孔子正在少年，能如此好禮，所以孟釐子誠其子懿子，往孔子處學禮。及懿子與南宮敬叔學禮之後，一般人見卿大夫之子弟，尙向孔子學禮，孔子的聲名，自然宣揚他處。於是『遠方』之人，也有來學禮者，孔子更快樂。故其對人，亦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君子』在古代有三種解說：（一）謂在上位者爲君子，而以庶民爲小人。（二）以品高有德者爲君子，以行爲卑鄙者爲小人。（三）婦人稱丈夫，亦爲君子。此節所說的君子，屬於品高有德者之一種。『慍』

何晏集解，以爲「怒也。」朱子集注，以爲「含怒意。」但細按文義，是「怨」的意思，兼「恨」的意思。孔子這時，還在少年，因聲名已播及遠方，正在悅樂，却又翻轉來一想，以爲就是沒有人知道我，我也並不怨恨別人，如此，豈非更是品高有德的君子嗎？故其對人，亦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六句本是一氣貫串，記孔子的話，亦即記孔子少年時的態度。孔子中年以後，聚徒講學，成立儒家，爲百代宗師，其肇端實基於此態度。今再譯本章爲語體文如下：

「孔子說：『學禮須時時演習，到習練純熟，不會錯誤，豈不喜悅嗎？有遠地方的朋友，來我這裏學禮，豈不歡樂嗎？即使沒有人知道我，我也並不怨恨，豈不更是器量大識見高的君子嗎？』」

（問）學是學何事，何以還要習？

（自省）我有學問，倘若沒有人知道我，也能不怨恨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弟，今作悌。與，今作歟。鮮，音險，上聲。

有子，姓有名，若是孔子弟子。論語中只有子曾子二人稱子，其餘或稱名，或稱字，故昔人以爲此書是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因尊師之故，只稱子，不稱名字也。

有子說：「一個人對父兄能夠孝悌（孝悌已解在綱領中）而對君上却喜歡違犯，這種人必定少（鮮）的。不喜歡違犯君上，却喜歡去作亂造反，是一定沒有的。」

「本」是樹木的根。培植樹木，先要培植牠的根。「務」就是培植的意思。君子做人，也重在根本，根本培

植得好，也如樹木一樣，千枝萬葉，都從根上發生出來。一個人能夠孝悌，就是做人的根本，已經培植好了。其餘做人的一切道理——做人，就是爲仁——都會從孝悌發生出來，結果，就成爲一個仁人。

『爲仁』就是『做人』，綱領中已說過。有子係孔子的高足弟子，深知『仁』的意義，故教人從孝悌做起，一個人能夠不違犯父兄，就也不至於違犯君上，既不違犯君上，自然不至於作亂，因此人人都能親愛和睦，所以孝悌就是『爲仁』之本。

(問) 孝悌何以是爲仁之本？

(自省) 我對於父兄，能孝悌否？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音險。

『巧言』是說話說得好聽，其實都是騙人的話。『令色』是專用一種媚人的態度，去奉承人家。孔子說：『言語巧態度媚的人，一定少能有「仁」的。』

(問) 巧言令色，是不是做人的好行爲？

(自省) 我對人，有沒有巧言令色？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音醒。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省』就是自己想想。『忠』是實心辦事。『信』是不說謊話。『習』也是習禮。『傳』是孔子教他的禮。

曾子自說：『我每日想想自己身上三件事體：第一，是給人家辦事，有不實心的嗎？第二，是和朋友講交道，

有誰人失信的嗎？第三，是夫子教我的禮，有不去練習的嗎？」

一個人做人，能夠實心給人辦事，不說誰失信，師長所教做人的禮，時常練習，自然是個大賢了。

(問) 曾子所日省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曾子日省的三件事，在我是怎樣的？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作治國的治字解。周武王得天下後，封同姓及功臣為諸侯，每人各自治其國。那時候諸侯之國，有兵車一千乘。孔子此處，是說治諸侯之國也。『敬事』是謹慎辦事。『信』是出的令，辦的事件，件件要誠實，不是官樣文章，只辦一紙公文，做不做，行不行，都不去管他。『節用』是徵來的賦稅——錢糧，要節省不亂用。『愛人』是對百姓，要愛護他。『使民以時』是古時候國家有大工程，都是把百姓叫來充工役，孔子以為國家要興工程，須等到農事已過，百姓閑暇的時候，纔使他來做工。用語體文講是：

『孔子說：「治有兵車一千乘的諸侯國家，要謹慎辦事，不可失信於民。收的錢糧，要節省，不可亂用。要叫百姓來充工役，須在適當的時候。」』

(問) 甚麼叫千乘之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的弟，即兄弟的弟。出則弟的弟，現在作悌。汎，音販。

『弟子』指年幼的人。『入』是入室，入室須孝其父母。『出』是出室，出室須敬其兄長。『謹而信』是

要謹慎做事，不可失信。『汎』是普遍廣博的意義。『汎愛衆』就是說廣愛一切的人。『親仁』是親近有仁德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文是書籍。孔子說：『年幼的弟子，須孝悌，做事謹慎，不可失信，對於一切的人都應當相愛，並要去親近有仁德者。這幾件事都做到，還有餘暇，纔去讀書籍中的文章。』

(問) 甚麼叫做謹？甚麼叫做信？學文與學，有何分別？

(自省) 我做事能謹慎嗎？我對人說話，能不失信嗎？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賢賢』上一個賢，是敬重的意思；下一個賢，是指仁厚的賢人。『易』是替換，『色』是美貌的女子。子夏說：『人能把敬重賢人的心，去替換好美女的心。事父母能盡心竭力，事君能不顧身命，與朋友結交，說話不失信。像這樣的人，雖然說還沒有求過學問，但在我看起來，必定說他是已經求過學問的了。』

(問) 子夏說的，是做人的那四件事？

(自省) 我於這四件事，做得到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憚，音但。無通毋。

此一章，須分三節講。第一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是厚重；若輕浮不實，即為『不重。』

「威」是威嚴。「學」也是學做人。孔子說：「做君子的，若輕浮不實，就沒有威嚴。這種人，雖然也是學做好人，但因『不重』、『不威』的緣故，就是學煞，也是不牢固的。」

第二節，「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忠信二字，綱領中已說過，是在社會間最重要的二事。此節意思是說我做人的主意，是要忠信的。倘若朋友是個不忠信的人，倒不如沒有的好，所以說「無友不如己者」。無通毋，禁止之詞。意思是說：擇朋友，要比我好的人，和他結交，若這個人比我不如，不要和他結交。

第三節，「過則勿憚改。」一個人，雖然想做毫無過失的人，但有時候或偶然犯了過失，既自己覺察了，則急須把過失改正。因為一般人的性情，往往自己犯了過失，不肯認錯。倘自己知道犯了過失，能夠認錯，就是改過。「憚改」就是自己不肯認錯，怕去改過。「勿憚改」則我雖犯了過失，我即認錯，下回不再犯這項過失，如此，與無過失一樣了。

上說三項，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故孔子連在一處說之。

(問) 孔子說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我能夠厚重嗎？我能夠改過嗎？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指父母之喪事。「慎」須辦得謹慎。「追遠」者，父母之死，雖時已久遠，須追而祭之，示不忘記父母也。在上位者能如此，則下面的一般人民，都受此感化，人類道德風俗，自然歸於敦厚而不輕薄了！

(問) 何謂慎終？

(自省) 我對於祖先的祭祀怎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與之與的上一個與字，上聲。下一個與字，和求之與的與平聲，今作敷。

子禽，姓陳，名元。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

此章記子禽看見孔子到了一個國家，必定與聞這國家的政治，因問子貢：『還是夫子自己求了人君與聞的呢？還是人君自己情願來告語（與）孔子的呢？』

『溫』和氣親善也。『良』不與人競爭也。『恭』恭敬待人也。『儉』不亂用錢財，好節省，便節省也。『讓』謙遜也。子貢說：『夫子有此五項美德，所以到了一個國家，這國家的君主，自願把政治來告語夫子。夫子之得與聞政治，原不是求，即說是求，我想也是和他人之求不同罷。』

（問）溫良恭儉讓五德，有何好處？

（自省）我有此五德否？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一個人於父在的時候，家中事務，自然由父作主，為子者不得自專，所以這時只能看他的志向。所謂志向，就是在心未行的。若父一沒，他就可以自專，這時應看他所行的事。倘若父死已有三年，還是照着父在時的

老規矩行事，這個人可說是孝子了。

一說：『父在觀其志』是說父在時，觀父的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是說父沒後，觀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說亦通。

(問) 志如何觀？行又如何觀？

(自省) 我能不違反父的老規矩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章漢宋儒者，皆以『和』爲樂，我於綱領中，說是『親善和睦』。因禮的原則是『讓』，大家能讓，便能親善和睦矣。禮的用處，至於能『和』，所以可貴也。先王制禮，使小事大事，無不納於禮的裏面，此禮之所以爲美也。

然一味和氣，也有不能行的地方。例如嫖賭等等害人之事，就不能由二三密友，因爲和氣之故，共同去做。此等地方，仍舊要用禮來限制他。倘若一味和氣，去做壞事，捨却禮節，也是不可行的。

此章大意，是說禮的用處，能使大家和氣，所以可貴。先王制禮，使小事大事，都須由禮而行，所以爲美。但只知『和』而不用『禮』，以限制他，亦不可行也。

(問) 禮如何能做到和的地步？和，何以要禮來節制？

(自省) 我對於大小事務，都能遵禮而行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章我的見解，與前人不同。漢宋師儒，注釋此章，其注文比經文，更加難解，所以我只得以經解經。

「信」是不說詐。「義」是應該做的事情，即韓文「行而宜之之謂義」也。有子以為一個人，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這是不義，但他只要能夠不說詐，老實實自己承認做錯，還能夠近於義，而人家因他自己認錯的一言，仍舊能信任他，所以說「言可復也。」

一個人在禮的範圍內行動，也是不應該有一些錯誤的，但他這次，雖然把禮節行錯了，但人却總是恭恭敬敬的，人家也只得原諒他，不笑他，不恥辱他，以為禮雖行錯，然而尚能恭敬，所以說「遠恥辱也。」

一個人即有種種不良行為，但因為他對於父母能孝，還不失父母的歡心，這個人，還可以在宗族中，認為一個子孫，所以說「亦可宗也。」

這雖然是我一人的私見，在道理上，也還講得通。有子的意思，是說：

「一個人做錯了事，但他能不說詐，老實自承，人家仍舊可以相信他，一個人行錯了禮，但他能很恭敬，人家也不會去恥辱他。一個人雖有其他不良行為，却能不失父母的歡心，也還可以在宗族中，作一個子孫。」

上面所說是三件事。「亦可宗」一句，因中國向來是宗法社會，人家有不肖子孫，可以由宗族驅出之，所以有子如此說法。

(問) 有子說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我能不說詐嗎？對人能恭敬嗎？不失父母的歡心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古時字少，故多假借引伸。此章「飽」字，當作美味解。「安」字，當作華屋解。「敏」是靈活而捷速。「慎」是謹慎。孔子的意思，是說：

『君子飲食，不必定求美味。居住，不必定求華屋。做事，要靈活而捷速。說話，要謹慎。到這地步，再向有道德學問的人去請教，可算勤於學問了！』

「飽」字「安」字，若照字面解，難道君子吃飯，不必吃飽；居住，只要亂糟糟的地方，不必安靜嗎？所以古字非活解不可。

(問) 飽字，安字，作如何解釋？

(自省) 我對於飲食住屋，有如何感想？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諂，音產。樂，是歡樂。磋，讀如挂平聲。

「諂」是看見富貴的人，低聲下氣，陪着笑臉去奉承他。「驕」是看見貧苦的人，裝出一副大模大樣的架子，不屑接待他。這兩種態度，是最下流人的行為。可是世俗一般人，往往不能免此。子貢問孔子：「貧的人不諂，富的人不驕，此種人好嗎？」孔子說：「好是好的（可也）但還不及貧的人能悠然自樂，富的人能事事遵禮而行也。」

子貢聽了此話，知道孔子所說的道理，比自己更高一層，因把詩經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兩句話來比喻。

做骨角的匠人，把骨角切成片段，還要把牠磋滑。做玉器的匠人，把玉石琢成了塊，還要把牠磨光，都是做一層進一層的道理。做人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也算好了，但還是像骨匠的切骨，玉匠的琢玉。至於孔子所說的「貧而樂，富而好禮」好像骨匠的磋滑，玉匠的磨光，更進一層道理。

子貢把這兩句詩經說出來，再問孔子，是這個意思嗎？（其斯之謂與）孔子見子貢善解詩意，所以也深贊子貢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也是孔子贊子貢「往」是其所已言的，「來」是其所未言的。

（問）如何叫切？又如何叫磋？如何叫琢？又如何叫磨？
（自省）我看見富人，如何態度對付他？我看見貧人，又如何態度對付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好名的心，是人人所同有，如自己有了這一點才學，就想人家知道我，稱贊我。孔子的意思，以為我雖然有了才學，人家儘管不知我，於我是沒有甚麼要緊的。所以說「不患人之不己知」。

人家雖不知我，我却不可不知人。例如我知道某人有才學，有道德，我就應該敬重他，或者可去請教他。至